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三十五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一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辛丑命翰林學士趙
槩權知貢舉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車駕朝謁停作樂
庚戌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翌日謂輔臣曰
昨有言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
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太師
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
育於姑既長事姑甚謹姑亡為之行服徒跣扶柩以葬特追
封南陽縣太君 辛酉詔曰自古為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
爭事傾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
事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殿
中侍御史張洵言不當禁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不報洵餘杭

人也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東方

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沒 此據本志實錄
會要及本紀並

無之當 詔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

減省中外臣僚極言當世切務 皇祐元年二月四日丁卯彗
星出推天文志有之本紀及

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載此詔其詔文云逾歲于茲上天譴見良由時事乖舛政化

煙鬱果則天心遽垂星變按二年冬無星變雖十二月嘗以
愆元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考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

日詔也 會要誤以元年為二年二月 前刑部員外郎張友

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御史何郊言史館修撰

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術不當得乃改集英殿修撰

改集英殿乃三年四月
月戊子今并書之 權三司使葉清臣言三司總天下錢穀

贍軍國大計必藉十七路轉運司公共應副仍須有材幹臣

僚方能集事近年荆湖等路上供斛斛虧欠萬數不少皆是

轉運司無所稟畏致此弛慢苟不振舉久遠上下失職號令

不行損失財用有誤支計臣伏見提點刑獄朝廷以庶獄之重特置考課一司專考提刑朝臣進退差遣臣欲乞今後轉運使副得替亦差兩制臣僚考較分上中下六等若考入上上與轉官陞陟差遣上下者或改章服或升差遣及中上者依舊與合入差遣中下者差知州下上者與遠小處知州下下者與展磨勘及降差遣仍每到任成考並先供考帳申省關送考課院今具考課事目如後一戶口之登耗二田土之荒闢三茶鹽酒稅統比增虧近年租額四上供和糴和買物不虧年額拋數五報應朝省文字及帳案齊足戶口增田土上為中上考若雖及三以上而應報文字帳案違慢者為中下考五條中虧四者下上考全虧及文帳報應不時者為下下考詔從之仍令磨勘提點刑獄院一處施行不見上下考疑此或脫此

六十一

止六十一

二

據會要皇祐元年二月五日事獨考提刑課不及轉運未詳

己巳龍圖閣直學士若諫

議大夫劉夔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將益兵為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至鄆發廩賑飢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諭辛未知青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糧飯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家葬之謂之糞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

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帝聞之遣使

慰勞就遷其秩粥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

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

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什名為救之而實殺之粥所立法簡便

周至天下傳以為法粥墓誌神道碑朱墨史附傳並云粥先

加禮侍亦不受考其事迹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三月

乃捕齊兵後加禮侍則拯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緣去年六

月河北固未嘗有大水也今悉正之 詔發京師禁軍十指

揮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安

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人心欲

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京師 戶部

副使包拯言拯言不得其時因增 臣聞京師者乃天下之

本也王畿之內列營屯聚此強本之兵也而國家近年已來

邊陲有警乃一例調發恐非固 宗社制戎狄之長策臣以

為畿兵雖有大故不可多調發所謂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

本者畿兵爾本固且強兼濟中外天下何所患焉若調發不

已則耗其財力而弱其根本不惟隳 祖宗之制獨不念唐

天寶建中之事乎今河北河東沿邊兵寡財匱招置卒難惟

有民兵可用往年嘗籍之矣籍之未甚得策又從而釋之河

朔之民皆稟氣勁悍義勇奮發生習邊鄙之利害素諳戎虜

之情偽它路校之不逮遠矣其向時點閱捨客取主又責以

戶下戶上以是籍之所得幾何竊見唐李抱真民兵之制事

頗相近故當時昭義一軍雄視山東將適令之宜可取抱真

之制約而行之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羣情樂其為處置訓練之

法即有 祖宗舊制民兵既壯禁軍留實京師則內外安矣

今北虜詐偽萬狀聲言西討修築城柵點集軍馬乘此而制

邊防亦宜密為繕而議者但持盟約殊不設備萬一邀求不

應

應

應

應

應

已稍不如意伺釁而發曷以衝禦之况邊任武將未甚得人將者人之司命而邦國安危所繫可不審擇審擇之道不當限以名位高下但辨其能之可否苟得實材則擢而用之專而委之必有成功若不素為之具緩急旋求之必無所及矣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已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諸戎部亦相告毋捕漢民父之夏人詐以五百戶驅牛羊扣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契丹至彼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謀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以為有備遂引去 郭勸等言與

京西轉運使徐起河北轉運使崔嶧自橫隴口以東至鄆州銅城鎮度地高下使河復故道為利明甚凡濬二百六十三

卷九十一

四

里一百八十步役四千四百九十萬四千九百六十二議雖上未克行也 契丹與夏人相攻聚兵近塞遣使來告邊候

稍警 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

曰契丹聚兵近塞邊郡稍警此據包拯傳清臣陛下臨馭

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逸而叛羌黠虜頻歲為患顧

上無失德朝無闕政而敢爾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

能為陛下張威德而攘戎狄者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

視邳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網紀不振號

令不一賞罰不均處事依違惟務迎合卒有大事其誰與謀

此黠虜得以輕漢也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士卒驕悍而

不可用帥領怯懦而事姑息此強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

六符來執政無術略不能折衝罇俎以破賊謀六符初亦疑

大國之有人藏姦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

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膻此有識之士所以
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
以荅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
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
盟違約不亦甚乎若使辨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外破
其謀契丹雖是蠻夷之漸禮義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
咎敢肆侵凌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
深入其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過
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
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
為不患無人患有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
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
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人才方重有紀律者莫
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
宏遠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未
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
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眾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
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
者也至若威禦綏寧即竦戩尤其所長詔謂朔方災傷軍儲
闕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蓋非一日既往固已
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
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
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糴而昌朝執異訖今仲春而尚
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朝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為王者
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為備則臣不知其所為也至如粒
食之重轉徙為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寡民誑誤使得

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蓄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
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等請厚俸或身為內供
奉有遙刺之給或為觀察使占留後之封僥倖之門日開賜
予之物無藝若今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
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
占良田九萬餘頃須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才三四萬急有
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
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
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不為難矣 三月知忻州郭諮
獻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諮有巧思嘗自為兵械皆簡要可
用此據諮本傳刪修 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木樣時
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風舊制改鑄
渾儀也 先是戶部副使包拯咨詔所問禦邊之策曰三路

六

止五九十一

一

素為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
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
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背
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漢與胡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或
有侵軼此最可虞今河北沿邊卒驕將墮糧匱器朽主兵者
非綺紉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輒過目前持張皇引惹
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委中外大臣精選
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一旦
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且河北者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
焉近年黃河決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聖
詔矜恤賑拯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不
支數月此乃前日主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奉使送伴及出
疆迴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北當穀賤時廣謀計置

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處置恐非 宗社之福惟陛下特出宸斷銳意亟行之免成後患臣嘗讀漢書宣帝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議罪犯可以贖者條約事件差定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辜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耳兼三路官甚衆伏見 眞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臣軍職自觀察使而下悉罷赴闕此 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寔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爲患不細臣聞頃歲於鄆州同州置二馬監各侵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歲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爲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事屬群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靡以歲月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之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爲已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陛下之憂矣它日又言屯兵備邊古之常制所患民賦有限兵食不充必須廣爲經度以給用度或歲有凶歉或寇至益兵則暴斂橫取何所不至民旣困矣

敵何禦焉此亦必然之事也河北自失山後六州之險無所固守則畜兵積粟嘗患不足只如頃年虜忽生變雖復請和終非久遠之計兼沿邊沃壤又盡為陂塘租稅既無所入皆仰給縣官雖竭天下之財以贍一隅無事之時日常窘迫無數歲之備若少有屯集如何取濟豈可坐觀其弊不務云揀之策哉欲望特出宸斷宣諭執政大臣應沿邊及近裏州軍兵馬除合留防守外屯駐泊之軍悉令歸營就糧諸軍悉分屯於河南兗鄆齊濮曹濟等諸州况地利富實糧儲易率三年一代遇有警即時可發不旬日可到寧有後期不及者且前代防邊之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公私自足未有冗而且衆糜費廩食虛困疲民如今日之甚者然執干戈禦戎狄固不可闕在教之食之得其術則上下無困乏之患緩急用之則下有餘力矣議者若以戍兵不可全減即有往年義勇

シテ

世九十一

八

強壯一十八萬餘人以充其數緣河朔之民稟性勁悍生習邊鄙之利害素暗戎虜之情偽校之南兵絕為精銳一則不費供饋二則群情樂為訓練之法則有舊制存焉若謂兵食粗足虜好方堅趣過目前以為成筭憚於更張措置臣恐日朘月削中外益以殫竭一旦用兵則重加暴斂民必怨叛肘腋之下皆為仇讎豈暇禦寇哉此乃國家根本之患若不表裏協心銳意而速圖之臨事無及矣 又言慶曆年中朝廷於河北諸州軍元抄點到鄉兵內揀得少壯者約一十八萬餘人作兩番教閱每番三箇月自九月一日起教至二月終罷續准樞密院劄子只委自逐縣令佐分為兩番教閱自十月至正月終更不支口食訪聞後來因循不教恐非紓患預備之長策也雖議者欲省資糧以為惜費之一端又况鄉兵十八萬餘人若分為兩番每人月支口食九斗鹽二斤共約

支糧斛三十二萬餘石益七千餘斤乃河北一州之賦耳以河北地方千餘里三十餘州軍若以一州之賦給鄉兵一十八萬餘人比屯駐泊就糧十二月之費則甚寡校其利則至博兼土人生而勁悍若訓練稍足可代戍邊禁旅分屯內地此則利害灼然望特賜指揮檢臣前進劄子立賜裁處施行辛丑命拯往河北提舉計置糧草 乙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午試諸科 癸丑賜進士馮京等一百七十四人及第一百六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于崇政殿京江夏人也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于觀文殿 詔徙河北闕糧處士兵及戍兵於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包拯之言也 廣平二監馬牧共占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賦民從之 巳未契丹遣樞密副使遼興軍節度使

蕭惟信復來告西征庚申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回謝契丹使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向傳範副之

傳範敏中子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澧州供備庫副使宋守信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鎌石火鋼三刃黑漆順水槍山字鐵甲野戰拒馬刀弩寨脚車衝陣劔輪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 庚午命戶部副使包拯與河北四路安撫司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任役者以聞 丁亥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農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財禦水旱制蠻夷之本原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萬而定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十餘萬而定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逃廢之田不下三十餘萬頃是田疇不闢而游手多也勸課其可不興乎 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正在督課而徒有虛文

無勸導之實謂宜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舉

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

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

俟歲終農隙轉運司考較而賞罰之 錢彥遠上勸農疏實

錄不載據會要乃四月二十六日今別取附見政要云仁宗覽疏曰堯舜三代皆以為治天下之本其令依此必行賞

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今但云上嘉納焉五月丁酉祠部員外郎任顥

為河東轉運使 上以河北嘗賜內庫金帛令亦以五十萬

濟河東闕乏顥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

帛以往非是 上善之 丙午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

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

不易也 丁未遣官祈雨 宰相龐籍言殿中丞館閣校勘

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特遷直秘閣 六月甲子

蠲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清道率府率叔韶

為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加文州刺史叔韶嘗獻

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

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朕欲天

下知屬籍有賢者宜勿忘所學叔韶頓首謝既退又出九經

賜之後以圖書賜正刺史已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

德恭之曾孫也 會要以叔韶為宗室召試之始叔韶嘉祐六年九月又遷 賈昌朝為觀

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

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 改命同判

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判修官 乙酉起居舍人同

知諫院李兌禮部員外郎御史知雜事何郊監察御史陳旭

等言比歲臣寮有繳奏交 親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

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

簡尺以聞其於官司請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丁亥監察

御史陳旭言竊以三館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無復典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津要慶曆中嘗有詔言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大兩省以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寢不用美官清秩爲國者所以礪世摩鈍之具今委以私權貴之家天下寒畯何所勉進朝廷賢才何所教育望申明前勅嚴爲科禁澄汰濫進必清其選使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間燕延備訪問則於治體不爲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戊子太子少傳致仕李若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母得爲例己丑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爲同群牧使群牧使舊止一員翰林學士彭乘已領之適蓋員外置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七之二

皇祐元年秋七月丙申定州上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于天地山川宜獲嘉澤尋遣工部郎中秘閣校理張子思持密祠禱于北嶽至是以雨足聞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嘗講書棘中上嘆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 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也辛丑錫卒 上聞惜之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特贈工部侍郎 戊申殿中丞集賢校理李中師為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執中所薦也其集校亦執中薦之去年八月事 八月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為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

九十七

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為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為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禮部侍郎平章事文彥博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工部侍郎宋庠為兵部侍郎平章事 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貽永兼侍中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龐籍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 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高若訥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 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梁適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為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嘗為廣信軍判官楊懷敏增廣北邊屯

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他事詔置獄推劾奎為果力辯得免衛士夜盜入禁中懷敏當番直而得罪輕奎時監東京排岸司上疏曰自行春令以來連陰不解此洪範傳所謂皇之不極時則下有伐上者今衛士之變起於肘腋賴宗廟神靈陛下仁聖即時禽獲然流傳四方驚駭群聽不祥之甚也傳稱主憂臣辱陛下比日可謂憂矣未知任其辱者果何人邪臣聞向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留外人咸謂陛下私近倖而屈公法臣竊為陛下痛惜之况中外傳聞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殺之裂其支體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不奉詔也不報先是上封者伏見國家每設制科以取賢材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不獨取於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秘閣先

試六論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觀其才用豈朝廷求賢材之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關治亂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已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於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即為優等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采者即為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為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義名數自依舊例

此會要據八月二日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寘刃衣篋中從句當引見司揚景宗入禁門既為闖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酉景宗自建寧

留後責授左監門衛大將軍均州安置初景宗自濟州召還

御史何郊言景宗不宜寬假乞且令外任不聽於是景宗乞

盡納官爵留居京師郊又極言其不可既踰月乃自均州徙

鄧州十月十二日徙鄧州初諸路奏大水知諫院錢彥遠言陰氣過盛

在五行傳下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景宗坐責特

賜彥遠五品服彥遠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又嘗言內

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還衛官致仕許懷德填鋪

高年未謝事懷德九月辛亥乃除殿副當考郭承祐闕冗小人宜廢不用多

見聽納彥遠傳云挾刃埋諺門名當考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

太傅謚文定中立性踈曠少威儀好諧謔雖時面戲人人不

以為怒知其無心為輕重及參大政或諫止中立曰詔書云

餘如故安可改人傳以為笑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

喜賓客及老于家客至必延與飲醉乃得去初家產歲入百

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既死其家至不

能辦喪丙戌御崇政殿試武舉人得何景略等二十七人

授官有差九月乙未權三司使端明殿學士給事中張堯

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親非

才也不宜使制國用不聽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使司契

丹舉兵討夏人其邊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天言

大陰犯畢宿主邊兵趙分有憂故也此據會要乙巳廣南西路

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廣

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有

邑居聚落俗推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亂其先韋氏黃氏周

氏儂氏為酋領互相劫掠唐邕管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

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

而廣源雖號邕管西羈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

福者知儻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
勒州一日全福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虜全福
及其子智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儻猶州
全福納之全福見虜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生十三年
殺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火
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父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儻猶
州建國曰大曆交趾復拔儻猶州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
州又以雷火平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內怨交趾居四
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求內附未即得於
是始入寇 己未罷武舉 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育建請其
後大理寺丞馮繼師奏以策為去
留弓馬為高下皇祐中罷 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
不見吳育建請事迹惟政要載育議立武舉非武舉也恐本
志誤更 須考詳 冬十月壬戌遣戶部副使工部員外郎包拯與陝
西轉運司議鹽法始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

獨以為可用委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郊言風聞
改法以來商旅為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筭請陝西一路
即日已虧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
鹽見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
刑禁頗繁官私俱不為利經久何以施行緣事有百利始可
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况陝西調用多仰兩池歲課今如
此虧損向去必甚匱乏未免干朝廷乞支金帛今改更日月
未久為害猶淺速宜講求其弊欲望朝廷指揮選擇明幹
臣僚一員往陝西令與本路轉運司并范祥面議利害如新
法必不可行即乞一切且令復舊免致匱乏調用寔久為害
拯既受命即言臣前任陝西轉運使備知鹽法自慶曆二年
范宗傑建請禁摧之後差役兵士車牛及衙前等般運往諸
州官自請置場出賣以致兵士逃亡死損公人破蕩家業比

比比皆是嗟怨之聲盈於道路前後臣僚累言不便乞復舊法通商以掾關中凋弊有司執奏議終不行昨因范祥再有起請兼葉清臣曾知永興軍見其為患之甚遂乞依祥譬劃復用通商舊法今客人於沿邊入納見錢收糴軍儲免虛擡貴價入中斛斗於推貨務大支官錢兼寬得諸般差擾勞役此乃於國有利於民無害理甚灼然但以變法之初豪商猾吏悉所不樂而議者必其歲入課利稍虧於前橫有沮議乞復舊法誠善復之無疑但恐為害寔深爾且法有先利而後害者有先害而後利者舊日禁推之法雖暴得數萬緡而民力日困矣久而不勝其弊不免隨而更張是先有小利而終為大害也若計其通商雖一二年間課利少虧漸而行之必復其舊又免民力日困則久而不勝其利是有小害而終成大利也且國家富有天下當以卹民為本今雖財用微窘亦當

元亨

鹽九十一之二

五

持經久之計豈忍爭歲入數十萬緡不能更延一二年以責成效信取橫議不惟命令數有改易無信於下而又欲復從前弊法俾關中生靈何以措其手足臣詳細范祥前後所奏事理頗甚明白但於轉運司微有所損以致異同爾臣固非憚往來勞費妄有臆說貴亦為國家惜其事體不欲徇一時之小利而致將來之大患也

當時是魏瓘為陝西都漕李參為漕

及拯至陝西

益主祥所變法但請商人入錢及延環等八州軍鬻鹽皆量損其直即入鹽八州軍者增直以售又言三京及河中等處官仍鬻鹽自今請禁止而三司以謂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買餘則禁止皆聽之拯還自陝西又言今天下財用所以窘乏蓋自西事以來三路並仰給三司逐路歲入糧草支推貨務見錢銀絹香茶等約數十萬貫是所入有限而出無限安得不窘乏也方今邊防無事亦當以國家

大計為先若不銳意而遠圖之臣恐日削月朘為害不淺萬
一小有警急何以取濟臣固謂致朝廷窘乏如是者三路使
之然也但令三路各自足用則帑廩何患不實哉只如陝西
自有解鹽之利若盡以付與令計置糧草一二年後可全減
推貨務每歲見錢銀絹等五七百萬貫其河北河東雖有解
鹽緣出產絲蠶米麥最多兼諸般課利不少河北只以連值
災傷朝省權且以一切應副若將來豐稔逐路稍減冗官或
移那軍馬近南就食令轉運司多方擘劃計置糧草漸減入
中見錢以寬縣官經費不逾三五年則東南財貨盡聚京師
帑廩必有豐盈之望若乃輕信橫議不究本末圖目前之小
利忽經久之本計切恐難以善其後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筆談云陝西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負外郎范
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
請鹽二百斤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勞
異日輦車牛馬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冒禁抵罪者不可勝
數至此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
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
而不發以長鹽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
鹽價有常而鈔法有定數行之數十年至今以為利

鹽九之一

六

丁丑

詔婦人所服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踰一尺梳長無得踰
四寸仍無得以角為之犯者重致于法仍聽人告先是宮中
尚白角冠梳人爭効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
尺者梳長亦踰尺御史劉元瑜以為服妖故請禁止之婦人
多被罪者

御史記云劉元瑜乞禁止重賞告許者婦人多被
刑責大為識者所嗤都下作歌辭以嘲之

壬午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脚遞五百里 侍御史知

雜事何鄰言臣伏見陝西頃歲邊鄙用兵之際朝廷指揮以
諸州新弓手刺面充保捷指揮用備戰守一路之兵僅增十
萬緣當時倉卒不暇精擇其間甚有疲弱不堪征役之人驅
之行陣固難得力自休兵至今歲月已久尚未聞一加選汰所
費廩食不可勝計况其人並是郡縣等第之家係在軍籍甚

非所願伏望勅本路諸州令告諭應係新置保捷兵士除人
負節級外其餘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
軍者許令自陳委監司長吏相度減放歸農此等久習武藝
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鄉社相近處如河北
義勇團作指揮置人負節級管轄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
防守處亦令比舊減數非時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
可追集守城却代精兵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
所患在於兵冗竭天下所出之物僅能用供億陛下幸聽臣
言特行處置一路之內可減三數萬人廼亦省費之一端近
包拯被命往陝西制置解鹽伏乞下臣此議使其就近覆驗
所冀審擇利害然後施行樞密使龐籍獨以郊所言為是壬
戌詔旨實自郊發之十一月壬戌始聽保捷不任役者
歸農此據鮮于侁所為何郊墓銘 十
一月庚寅朔御崇政殿召近臣臺諫官及宗室觀 三朝訓

鑒圖 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种世衡為成州團練使先是世
衡之長子古慕其從祖放為人抗志不仕於是詣闕自言父
世衡在青澗城嘗遣王嵩入夏國反間其用事臣野利旺榮
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龐籍掩父功
自取兩府籍時在樞密院具言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委任
旺榮如故元昊欲和先令旺榮為書遺邊將元昊妻即旺榮
妹元昊黜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
殺元昊事覺夷族非因嵩反間臣與范仲淹韓琦皆預受中
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專以
招懷之功文書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世衡舊勞
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上書訴賞薄於
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臺押出城趣使之官
及籍罷古復辦理下御史考實以籍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

其事付史官聽古徙官便郡 乙卯詔江南湖北福建廣南
等路提點鑄錢事與提點刑獄朝臣以官高下序之 戊午
昭宣使眉州防禦使內侍副都知楊懷敏領梓州觀察使為
三陵副使罷副都知初懷敏自高陽關鈐轄入奏事除副都
知知制誥胡宿當制因言懷敏先為入內副都知管勾皇城
司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其士卒又不能生致之議
者謂規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而陛下不忍
加誅止黜于外况舊制內臣都知副都知以過罷去者不許
再除今中書送到詞頭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 上疑宿
職不當 言翌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
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
上意解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
他舍人為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踰半月卒罷之

宿

監五十一之二

八

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 祖宗神靈所

在大姦豈能逃乎無幾何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

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

歸者減為小分九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懽呼反其家在

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涕恨已不得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

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陝

西之民力稍蘇

咸放保捷詔實錄有之其餘悉從記聞所載傳永之言永時將漕陝西也

初樞

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眾紛

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

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散之間閭相聚為盜賊 上亦

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遑遑其故非它

正由養兵太多爾若不減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

賊二臣請死之 上意乃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河

東京東西等路羸兵無慮八萬有餘人其六萬有餘悉放歸農其二萬有餘各減衣糧之半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頸曲膺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因言兵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若此乎 上益信焉其後王德用為樞

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始復奏選廂軍以

補禁軍議者非之 簡汰羸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稽古錄放歸農者六萬餘衣糧減半者二

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並據記聞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按昌言此年正月自

河北潛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此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

節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著棟河東陝

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退其罷廢為半分甚者給糧還鄉里係化外居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

負處之記聞惟不載稍刪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別出其間矣今悉用記聞稍刪潤之本志所云更不別出

但取京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字改稽古錄所稱天下字王德用許懷德奏選廂軍補禁軍當考至和元

年十月范鎮言大臣以侍御史知雜事何郟言伏募兵塞責或指此也

觀朝廷昨降詔旨委諸路轉運使等第壯盛佞

健之人議者謂練士省財茲實為利近聞邊臣

多有論奏皆謂選汰過多切恐所言未悉利病

緣方今天下之患莫甚於冗食未去不可以節財

用財用未節不可以除橫斂橫斂未除不可以

寬民力民力未寬不可以圖至治求至治宜以

去冗食為先朝廷有此處置固亦計之甚熟今

命令才下若以橫議亟改則去弊求治無其日

矣臣竊料招來邊臣之言亦恐緣轉運使銳於

專行不與群帥協議所致伏乞特降指揮約束

逐路轉運使所至州郡並令先與帥臣長吏同議

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皇使眾疑懼其選退之

然後選擇仍不得過有張皇使眾疑懼其選退之

人或力可耕墾而別無生業仍乞於所居州縣據口量撥與
係官閑田使之給養免至流離失所朝廷前議固已至當不

可妄有改罷仍乞詔邊帥各令遵守施行

降詔諸路轉運使
選退老弱不知果

是何時慶曆八年三月甲寅張方平所對策可考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

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初除

兼侍中昌朝固辭之使相舊無中謝之賜其賜自昌朝始

戶部副使包拯言

拯此疏不得其時疏論慶曆八年出入數必是次年也因附此 臣伏見景

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

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

內較之 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

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

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寔多然未有如本朝之繁冗甚也

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

之州四

監九一七二

十

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

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榜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

府監之雜工廩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又不止於三倍

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之哉臣

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萬七千疋貫

石兩

支數闕
當考

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疋貫石兩

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疋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

賦等歲入一萬三千五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疋貫石兩支八千

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疋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五

十九萬六千五百疋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九萬九百疋

貫石兩况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

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用度日廣泐納並從折

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

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在哉臣以謂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拯其弊當治其源治其源者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爲計者亦不能拯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爲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拯之過矣望陛下上體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功不急者悉罷之費出無名者並除之懲禁中奢侈之端節上下浮枉之費當平成之代建長久之策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一

皇祐二年春正月壬子命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

聞四年正月自康定元年陝西募人入中並邊芻粟始加數

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

錢數足即止已見是年及慶曆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

募人入中此據食貨第三卷乃詔入中陝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儻

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

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

行四說法鹽居其一而並邊芻粟皆有虛估騰躍至數倍募

至京師反為畜賈所抑鹽百八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

商人以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

六十一

詳定王堯臣王守忠陳旭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

增予鹽而並邊入中先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入芻粟直錢

十萬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為六萬五千且令入錢十萬

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已上並

志第四卷志稱皇祐二年詔三司詳定於是王堯臣王守忠陳旭建對貼議而實錄無之今附見命三人校出入數後

二月丙寅追封故宰臣王曾妻南陽縣太君蔡氏為莒國夫

人繼室贊皇縣太君李氏為沂國夫人曾弟天章閣待制右

諫議大夫子融辭一官乞追封之此事當考曾為宰相累年何以妻無封而子融追請

之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

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饗于明堂乙亥帝謂輔臣曰明堂

之禮由漢以來諸儒議論不同將安適從文彥博對曰此禮

廢久矣俟退而講求其當自聖朝行之宋庠建明堂之議據春明錄甲

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備軍賞三

月戊子朔詔罷今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于明堂 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路寢乃大慶殿是也况明道初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祠不當因循尚於郊壇寓祭 己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 詔河北安撫轉運司按察本路知州軍治狀以聞從右司諫陳旭奏請也 保安軍言夏國以戰敗契丹來獻捷本軍以誓詔無汎遣人例已拒還之 戊戌詔群臣毋得上尊號 上謂輔臣曰比遇大禮輒加徽號豈稱朕所以奉神昭孝之意文彥博等曰陛下嚴父以配上帝則臣子亦有愛戴君父之心伏奏至于三四 上不從彥博又以請 上固拒之乃奉詔

己亥詔祠明堂宜盡物以遵典禮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契丹遣殿前副點檢忠正節度使耶律益彰德節度使趙東之來告伐夏國還益自言契丹三路進討

五十八

卷九十一

二

契丹主出中路兵至西京府獲羊百萬橐駝二十萬牛五百俘老幼甚衆惟南路小失利恐夏人妄說軍勝誇南朝然得邊奏皆以謂虜主濟河不遇賊無水草馬多死耶律貫寧大敗於師子口惟劉五常獲陝西所陷屬戶羗二十餘人因而來獻其言多俘獲善妄也 甲辰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爲給食初詔五歲始給食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翰林學士刑部郎中知制誥趙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貴州團練使錢晦副之契丹主席上請槩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杯勸槩飲以素摺疊扇授其近臣劉六符馬槩詩自置袖中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辛亥刑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王洙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時宋祁楊安國張揆皆判寺事祁言明堂制度久不講洙有

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 癸丑詔以季秋辛丑大
饗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齋戒自新之義又通
禮祠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
七日也 命宰臣文彥博為大禮使朱庠為禮儀使樞密使
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為鹵簿使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橋道
頓迎使乙卯命樞密副使梁適攝太尉望告天地于南郊樞
臣望告非舊例重其事也時政府六員五員充使故以適奏
告同告謝復增錫賚如五使焉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
篇祁自序略曰上薄三代旁搜漢唐禮之過者折之說之繆
者正之以合開寶一王之典聊佐乙夜觀書之勤其書自內
降出尋復有詔進入 是月適英閣講易師卦字有與御名
同音者 帝謂王洙曰此字何訓對曰訓正 帝曰不須回
避恐妨義理洙曰不敢臣子於君父之名臨文暫視不無悚
懼須至回避 帝曰但正言之 夏四月丁巳朔禮院言按
周禮夏后氏世室鄭康成云堂上有五室象五行木室於東
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崔靈
恩亦如之今請如崔鄭之說設五室於大慶殿又案舊禮明
堂五帝位皆為幔室今旁惟上幕宜用青繒朱裏其四戶八
牖赤綴戶白綴牖今宜飾以朱白繒從之 甲子沙州符骨
篤末似婆温等來貢王 乙丑內出手詔明堂之禮前代並
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 祖宗
以來三歲一親郊即徧祭天地而百神靡不從祀 太祖嘗
祀 太宗 眞宗祈穀二禮本無地祇位當時皆合祭天地
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
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 祖宗未合 三朝
之制况比年水旱地震稼穡不登移郊為大饗良蓋亦為民祈

福宜合祭皇地祇奉 太祖 太宗 眞宗並配而五帝神
州亦親獻月日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
非天降地出緣人情爾禮官習拘儒之舊傳捨 二朝之成
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彥博曰惟上聖至明爲能達禮之
情適禮之變非臣等所及翌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
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圓丘之位陟降爲勞請命官分獻 帝
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也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
壇第一龕者在堂第二第三龕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
在壇內外者列於堂東西廂及後廡以象壇墼之制仍先繪
圖以聞 戊辰降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史館修撰
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爲龍圖閣學士知蔡州 先是醫家子
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常得幸掖建有娠而出生青都市聚
觀明逸捕得入府叱明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爲起既而

九一之一

四

以爲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留外惑衆非所宜朝議
欲遷之江南翰林學士趙槩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不當
不誅即詔槩與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蓋其母
王氏嘗執役宮禁禁中火出之嫁民冷緒者始生女後生青
青不調漂泊廬山數爲人言已實帝子故浮屠號全大道者
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
威望故及於責絳億子也實錄云青與其黨高繼安皆死
按是按何鄧包拯奏訊並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傳軍人
先因罪決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傳專以幻術交結權貴
恐繼安即全大道也冷青家醫子李清臣墓碑又
按錢明逸傳稱青不調未詳家醫子何故不調當考 壬申
詔輔臣與禮官相視設神位於大慶殿上五室內太室中北
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 太祖 太宗 眞宗位
在東西面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少退青帝奉
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神州地祇日月北極

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位少退

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皇於郊壇為第一

位

五官勾芒以下設於明堂廷中少東南別為露路惺五緯十

二次紫微垣內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真杓鉤星以下七十

二位於東西夾廡上版設於郊壇為第二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

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墀龍墀

道東西版設於郊壇為第三黃道外天官及眾星五方墳衍原隰

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殿後版設以北為上於郊

壇為內遺之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壇位叙相類云此據皇

記乃五月丁亥朔禮完奏請詔可今附此本志取明堂記義

注尊聖籙邊豆之數具載之獨略此段恐失輕重之義蓋尊聖

邊豆之數職在有司神位則由聖裁故也初禮官言按通禮昊天配帝用蒼牲二

五帝五人帝各依方色用牡十緣國朝南郊雖神位至多亦

止用犢四羊豕各十六今明堂請用七犢以薦上帝配帝五

方帝羊豕各五薦五人帝既報可尋詔合祭並侑及親獻五

帝神州禮官請更增四犢凡用犢十一羊豕亦依郊例各用

十六薦日月以下從祀神位從之用犢七羊豕各五據明堂

羊豕各十六在五五月丁亥朔禮院上新作明堂神玉及

燔玉初今并附此上謂輔臣曰前代禮神有祭玉燔玉今獨有燔玉

無乃於祀典闕乎文彥博對曰唐太常卿王起以當時祀事

止有燔玉因請下有司求良玉而作禮神玉於是造琮璧等九

器祭已則藏之而燔玉止用珉盡唐以來禮神之玉已不復

備上曰朕奉事天地祖宗豈於寶玉有所愛其今有司

備制之時沙州適貢玉乃擇其良者製為琮璧等九器其黜

璜尤粹溫祭玉之備始于此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

圖封兗州尼丘山神曰毓聖侯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

使臣自契丹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而泐路

州軍大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

頓置什物並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丁酉明堂禮儀使官
將來行禮請皇帝初詣昊天上帝位次皇地祇青帝赤帝黃
帝白帝黑帝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次詣 太祖 太宗 眞
宗位奠幣其酌獻之序亦如之又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
用律九月以無射爲均而五帝各用本音之樂並從之 戊
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衆
皆遁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己酉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
名降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 太祖 太宗 眞
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饒安五帝位奠
玉幣亦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昨安退文舞迎武
舞亞獻三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
愬安文舞曰右文文化俗武舞曰成功春德御撰樂章鎮安慶
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 庚戌詔所撰樂曲名與
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用圓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
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
六月己未內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
凡二十聲爲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爲七音凡三
十聲爲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爲一曲皆黃鍾爲均
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爲二曲皆無射爲均又以二十聲二
十八聲三十聲爲三曲亦無射爲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
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
本律及 撰鼓吹磬嚴曲合宮歌並隸于太常 丙寅翰林
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
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旣定以管
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

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
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爲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爲均則通
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
均鍾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爲一簾者
蓋取十二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二十一爲一簾
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爲一簾者以一均清正爲
十四宮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爲一簾
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爲小架二十四爲大架

天地宗廟朝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
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
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爲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
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
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

夷則爲宮則黃鍾爲角南呂爲宮則大呂爲角無射爲宮則
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爲宮則大呂爲商夾鍾爲角蓋黃
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
而無所抗此四清鍾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爲宮其長短尊卑
自序者不當更以清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
久以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
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埴篪字
筑琴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 太宗皇帝聖制
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
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
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
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
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

可及若強所不至是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矣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隸習之 庚午詔舉官為縣令自今河北陝西轉運使副各舉十二人提點刑獄各六人河東京東西淮南轉運使副各十人提點刑獄各五人兩浙江東江西福建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益利梓轉運使副各四人提點刑獄各四人夔州路轉運使副四人提點刑獄三人六路制置發運使副各六人府界提點刑獄三人知開封府并諸州府軍監各一人仍止得舉所部官初同提點京西刑獄張易官臨滿將代併舉縣令十六人 上因謂輔臣曰縣令與民最近故朕設保舉之法今易所舉猥多必以請託故也遂令裁定其數 丙子諫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

盛不一之

八

包拯陳旭吳奎按陳吳此時實為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 比年以

來陰沴過甚水壞城郭地復震動大河決溢沉溺者眾是皆群小之道盛也雖陛下精誠感發未能遽然消伏何者天道福善禍淫與眾同欲則依從已之欲則違今億兆之眾皆謂三司使張堯佐凡庸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是非倒置職業都忘諸路不勝其誅求內帑亦煩於借助法制刑弊商旅阻行而堯佐洋洋自得不知羞辱召來梗檣實自斯人臣等竊以任用堯佐以來百怪漸露是上違天意也萬口交譏是下拂人情也違天意則善應差殊雖禳祈禱祠無以益也拂人情則治風頹弊雖督率糾攝無以拯也陛下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稔成危機者乎實為陛下痛之親昵之私聖人不免但處之有道進之合宜使不踐於危機而常保於安地斯為得矣若不卹人言罔顧天戒禍不止其人又

貽患於國家前古得喪之迹甚多願陛下留神究觀焉包拯又言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匱竭而主計之吏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之精加選擇委任能臣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奎陳旭等累曾論列終未蒙施行切緣三司使張堯佐早緣恩澤驟陟華顯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本職墮廢利權反覆公私困弊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又况庸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所害矣臣伏見國朝自 祖宗以來當帑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况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他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効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則懼貽陛下之深憂也且宗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焉

五十九七

卷九十一

九

惟陛下特留聖意 辛巳也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之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 上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癸丑同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內

殿崇班閻門祗候劉舜臣上明堂議并圖一卷

此據明堂記及會要

是月 上講書邇英閣因謂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閑之地今

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

舉行爾 太祖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 太宗又徙雲

應寰朔之民於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又富稱於

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

要無可戀之理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戶才有田三五十畝

或五七畝而贍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即轉死溝壑誠可矜惻

臣以謂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寬鄉計口給田復

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 上納其言乃詔京西轉

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此據政要詔臣

僚移任求朝見者留京師無得過十日 秋七月丁亥贈美

人尚氏為婉儀此可見復召尚氏入宮事跡也戊子出御撰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

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

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徹豆用之此段恐與六月己未相重當考據本志果不相重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入見于卧内擢

其次子西上閣門副使珣為閣門使以所居第賜之并日給

官舍僦錢五千及卒又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

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

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 上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

褒寵外家皆軼常等用和緣 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小

心靜默推遠權勢闔門謝客亦其所長也 丁未上封者言

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乃國朝帝祀

四九六

十

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

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

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

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精

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獻青帝仲呂為徵獻赤帝

林鍾為宮獻黃帝夷則為商獻白帝應鍾為羽獻黑帝詔兩

制官同太常議而王堯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

大禮詳定以聞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八之二

皇祐二年八月乙卯朔詔罷祀前夕警場先是 帝謂輔臣曰明堂直端門而致齋於內奏嚴於外恐失靜恭之意下禮院議曰警場本古之鼓鼙所謂夜戒守鼓者也故王者師行吉行皆用之乘輿宿齋儀衛本緣祀事則警場亦因以警衆非徒取觀聽之盛若以奏嚴之音去明堂近則請列於宣德門百步外俟行禮時罷奏一嚴亦足以虔恭祀事 帝曰旣不可廢則祀前一夕適於接神宜罷之 己未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何郟爲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漢州郟以母老請之將行上疏曰臣伏見三司使禮部侍郎張堯佐慶曆三年冬從開州來是時猶作南宮散郎自頃至今不五六年間遂歷盡要近迺尹京邑迺司計籍緣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他過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况三司使位望任使爲二府之亞跋步便至今堯佐充三司使已踰年若大饗訖事衆議謂陛下以疇勞爲名必當進用堯佐在兩府果如衆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當是之時陛下欲決用堯佐則當黜言者若聽用言者即須罷堯佐酌之兩涂必難並立然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欲聖躬無所損外戚無所怨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處之正得宜也前古外戚成敗之間其鑒不遠崇寵過當則不免禍咎抑損得所則必能安全禍咎安全不惟其家繫之抑亦國隨而興衰也此書傳所載不可悉數陛下聰明固宜監觀往事以爲社稷之計前歲陛下備禮冊命貴妃外庭紛紜已有物議然臣當時未嘗論列者蓋

以天子列嬪妃之位明有典章若不干預政事置亦無害今用堯佐至三司使已是預政事况欲進處二府則天下之議當以爲如何堯佐進用與否固亦未測陛下之意然而已進用而後言縱能追罷在人臣頗獲直名於陛下已損盛德固莫若先事而言翼陛下審處其事使無過差則君臣上下之道兩得之矣臣以言責在陛下左右周旋四五年但事干朝廷大體及大姦大蠹無不論列蒙陛下多賜採納今以親老方將外補唯於堯佐一事心知不可而遂不建一言則異時臣負懷情不盡之責故於將行不敢默默而復布腹心焉伏望陛下幸採臣章俯從公論不徇一時之愛以全千古之名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載德美之盛與夫寵一人而失天下之心者不同日而諭也 又言臣伏見朝廷以文武官入流無限審官三班院流內銓皆除注不行固嘗詔群臣博講利

六、

卷九一之二

二

害以求省官之策今選人改官已增立年考胥吏出職又議塞他岐唯貴勢奏薦子弟不加裁損則除弊之源有所未盡臣檢會文武百僚奏薦親屬條制文臣自御史知雜已上武臣自閤門使已上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親屬一人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三司判官開封府判官推官郎中至帶館職員外郎諸司使至副使遇郊裡得奏親屬一人總計員數自公卿下至庶官子弟以廕得官及他橫恩每三年爲率不減千餘人舊制雖以服紀親疎等降推恩然未立年月遠近爲限所以恩例頻數百僚廕盡近親外多及疎屬遂致入仕之門不知紀極漢法保任唐制資廕本只及子孫他親無預又不著爲常例今本朝沛澤至廣人臣多繼世不絕恩固甚厚然事久則弊亦當改張以救其失臣欲乞今後文武百僚官序合每歲遇乾元節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暮親

候遇郊裡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再遇郊裡許奏一人其官序每遇郊裡得奏薦親屬之人除子孫依舊外其親候再遇郊裡許奏一人其餘親屬候三次遇郊裡許奏一人如此等級裁減一年內可省入官數十人積年而計所省漸多則仕路之冗不澄汰而自清矣朝廷嚮來已曾更改資蔭條制然而親子孫亦以限年釐革是致人心怨嗟遂即復故自今所請以奏薦疏數為等降皆緣人情蓋人情於近親則恩甚厚於疎屬則恩漸薄今既許近親依舊制其疎屬止以年月遠近為限不盡隔絕酌於衆心計亦無憾聖明斷而行之則官濫之源庶或可塞其邊且及路分合得恩例即乞仍舊如許施行乞候過今秋大饗後為始郊論恩澤等級不知何時皇祐聖節奏補或自此始也今附見徐考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建昌軍

六一十三

益九一之二

三

可以興制今朝廷行此盛禮千載一辰何斯人之學上契聖作謹具錄以進庶討論之際有所補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觀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饗食冕服之義 初鹵簿使言明堂大饗用法駕鹵簿準禮令法駕之數減大駕三分之一得兵部狀大駕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法駕減其一用萬有二千一百七十人檢大中祥符元年封禪法駕人數即用萬有一千六百六十一人本部今無法駕字圖故本又文牘散逸雖粗有此數較之禮令未能裁決望令禮官與兵部官同共詳定乃定法駕鹵簿當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 辛未鹵簿使上所定字圖詔可知諫院陳旭等言也田員外郎睦親宅都教授阮逸嘗建言作錢葆飾以翠羽貝籍以鹿皮欲與

錢兼行且錢幣爲用天下之大命也其輕重有權與物適均
乃能下流而不窮昔張湯爲漢武帝巧製皮幣取譏後世况
逸之譎恠尤甚豈可用之聖世以開姦詐之心哉 上然之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
當合祭于明堂請罷立冬之祭上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止
罷祭神州地祇 庚辰命觀文殿學士兵部侍郎丁度爲軒
轅位獻官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王舉正爲炎帝位獻官先
是禮官言明堂五帝及日月天皇北極既升祀於堂接 皇
帝親獻之位請差清望官爲獻官 上以軒轅聖祖之別號
炎帝感生之帝配故命二府舊臣分獻之 九月丁亥 帝
服靴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
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 太宗皇帝琴阮
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群臣又出新
制頌埴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
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 帝
既閱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 祖考今將
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者其令太常益加講求 辛卯詔
明堂禮畢並以襲衣金帶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
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癸巳詔近臣宗室
及館閣臺諫官三司開封府推官武臣刺史以上赴迎陽門
觀 先朝御書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少傅致
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
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
並遣中使齋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
之門四字仍詔祠畢藏于宗正寺 皇城司上新作文德殿
門香檀魚契以左契留中右契付本司 時積雨彌旬 帝

精禱禁中 甲辰齋于文德殿天日澄霽齊人情胥悅 己酉朝饗景靈宮 庚戌饗太廟 辛亥大饗養天地于明堂以

太祖 太宗 眞宗配從祀如圓丘大赦文武職官及分司致仕官並特與轉官內臣入仕及十年亦與遷改即不爲永

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 帝謂輔臣曰卿等廣詢民間利病著

爲條目務從寬大以稱朕勤恤之意又曰比有貴戚近習寅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

嚴切禁止庶澄清宿弊示信天下輔臣對曰陛下躬行大祀以新庶政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實天下幸甚然載之赦

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爲手詔與赦同降 先是屯田員外郎廬陵彭思永入爲侍御史極論內降之弊以謂斜封非公朝

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

六一

五九

五

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闥被寵參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

而守忠亦求爲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待命行思永曰寧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

奏陛下覃此繆恩無意孤寒獨爲堯佐守忠故取悅衆人爾且言外戚秉政官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疏入 上震怒詔

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朝廷能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若必窮主名則後無敢以事告

御史者是朝廷自蔽耳目也中丞郭勸亦言思永納忠不宜深罪 上寤不復致詰思永尋罷侍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

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郭勸傳云初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齊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

宣慶使遂州觀察使入內都知麥允言卒贈司徒安武節度

又極論之思永傳乃云思永獨奏或是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論羣臣不當加官也今兩存之

先是

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繫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噐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噐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三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以三事之禮爲之送終鼓吹簫鏡烜赫道路是則揚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爲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噐之重不可加非其人况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

六、九

六、九

六

麥允言更不給鹵簿無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

舉不勝幸甚

據會要允言以八月贈官司馬光奏不當給鹵簿在九月十四日今附九月末光奏之從否當

冬十月丙辰宰臣文彥博加禮部尚書宋庠加工部尚

書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封鄧國公 樞密使龐

籍參知政事高若訥並加戶部侍郎 樞密副使梁適加給

事中 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

止今又啓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亦以恩遷官 甲子宗

室八十七人並遷官舊制金吾衛大將軍在左右衛大將軍

之上今有自金吾遷左右衛者蓋中書失之也 規五十一第 六

孫十九人數 丙寅大宴集英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辛

未詔宰臣文彥博宋庠參知政事高若訥史館檢討王洙編

修大饗明堂記 乙亥燕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於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爲媿好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進

位號

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童子赴闕

寶元元年

六月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

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為鑄鍾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

命權御史中丞郭勸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金部員外郎許元進士

出身 上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今許

元累上章求解朕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丁酉邇英閣講易無妄卦 帝曰無妄之疾何云勿藥有喜

楊安國對曰凡疾之所起由有妄而來九五居尊得位為無妄之主天下皆無妄而偶有疾非已所致疾當自損可勿藥

而有喜也若人主剛正自修身無虛妄而偶有災若堯湯水

云一五入

益九一十二

七

旱非已所招但順時修德勿須治理必欲除去不煩勞天下是有喜也然堯遭洪水使鯀禹治之雖知災未可息且順民

心鯀功不成者災未息也禹能治水者災欲盡也是亦勿藥有喜之義也今河水圯決歷五十年役天下兵民耗天下財

用未嘗息大河亦未嘗復故道也而兵民頓弊何啻百千萬計地財委盡何啻億萬萬計恐民不堪命國力不繼臣以為

大河犬戎自古為患當如堯舜務順民心順時修德其災自息亦勿藥有喜也 戊戌給事中權御史中丞郭勸罷為翰

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衆御史求對論群臣不當遷官不許乃上疏極言之訖不從於是以求解臺任許之

召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田况權御史中丞况未至又命勸管勾御史臺事

管臺事在二十四日丁未今并書勸以老求罷據御史臺記

益州

自李順王均再亂人心易搖守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為威

雖小罪猶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况在蜀逾二

年拊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尤愛之以繼張詠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經兩次郊禮許

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此據會要

閏十一月丙

辰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緡絹六十萬下河北便糴糧草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蠲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而鎮定復大水沿邊尤被其害上憂軍儲不給故特出內府錢帛以助之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

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五十九

五十九

八

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

之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頃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未適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胷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乃乞借參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初為祕書郎其父居業從事方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

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觀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喪哀毀過既練而卒己未三司使戶部侍郎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王舉正本官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此據本紀庚申又加張堯佐同羣牧制置使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甫太常寺太祝及甫並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是夜秀州地震有聲如雷自西北起癸亥知諫院包拯等言陛下即位歷三十年奉承祖宗謨訓未有失道敗德之事陛下固知之乃五六年超擢張堯佐群臣皆切議于下然而迹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何以言之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爲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

莫不潛有趨嚮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宮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且以本朝故事言之昭憲皇太后誕生祖宗有基命之烈其諸弟杜審肇輩窮老纒有一得節度使者雷有終以工部侍郎討平西川得宣徽使李至於先朝有東宮之舊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裁用爲武勝軍節度使錢若水任樞密副使李士衡以尚書左丞爲三司使以及陛下之朝李維爲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陳堯咨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並止換觀察使夏竦歷兩府自三司使戶部尚書止得散節度使後二年方加宣徽使鄭戩亦曾任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後方得宣徽使又一年乃除節度使今堯佐謂之親則孰若杜審肇兄弟乎謂之賢而功孰若雷有終李至錢若水乎而宣徽節度使并以與

之若非內外協應蒙惑攘切寧至此哉堯佐叨據如此慙羞不知真清朝之穢汚白晝之魑魅况下制之日陽精闇塞氛霧繼起天道固於人事不遠伏望陛下斷以大義稍割愛情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如此則仰合天意俯順人情而重新盛德矣初執政希 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儒懦或迤邐退避動經旬浹則堯佐之命必遂行論諫弗及矣甲子舉正遂告謝上殿力言擢用堯佐不當其疏曰臣伏觀張堯佐優異之恩無有其比切以堯佐素乏材能徒以夤緣後宮僥倖驟進國家計府須材以辦經費堯佐猥尸其職中外咸謂非據近者臺諫繼有論列陛下雖罷其使任而復加崇寵轉踰于前併授四使又賜二子科名賢愚一詞無不嗟駭夫

六一

卷九二二

十一

爵賞名數天下之公器不當以後宮踈戚庸常之材過授寵渥使忠臣義士無所激勸且堯佐居職物論紛紛固當引分辭避而晏然恃賴曾無一言自陳叨切居位日覬大用及異恩既出復託以假告未祇受其意尚若不足繼有邀求不度君命莫甚於此者昔漢元帝時馮野王以昭儀之兄在位多舉其行能 帝曰吾用野王後世必為我私後宮親戚 本朝 太宗皇帝孫妃之父止授南班散秩蓋保全後宮戚屬不令事勢僭盛以取顛覆伏望陛下遠鑒前古美事近守太宗皇帝聖範追取堯佐新命除與一郡以熄中外之議伏以陛下自臨馭已來孜孜勤政無有失德今忽行此事有損聖明若濫賞必行則朝綱威柄由此隳紊四方駭任人之失二鄙萌輕國之心臣方叨司憲適覩除命事干國體不敢緘默望聖慈開納速降指揮或臣言之不行即乞罷臣憲司出

補遠郡疏入不報 戊辰朝退舉正留百官班廷諍復帥殿

中侍御史張擇行唐介及諫官包拯吳奎陳旭吳奎於 上

前極言且於殿廡切責宰相 上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

退 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力爭又請中丞王奎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二使所稱七人蓋

中丞王奎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允實為知雜御史而允本傳不載允嘗有言當考

又張耒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 仁宗初盛怒迎謂之曰豈欲論

張堯佐乎節度使為罷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裏行最在衆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 太祖太宗終曾為之恐非

罷官 上竦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按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堯佐卒除節度使

初除又不在嘉祐間 已已詔近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矣所志差誤今不取

司使及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之臣若優與官爵於體

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得除兩府職

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於喧譁在

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

上殿並先申中書取旨時 上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

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

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

宮使乃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 中書取戒厲

及王珪所作適墓誌今正史並改作戒 十二月甲申朝詔

諭雖稍文然恐失事實今特存本語 班三品以上家廟之制初宰相言慶曆元年赦書許文

武官立家廟而有司終不能推述先典因循顧望使王公薦

饗食下同委巷衣冠昭穆雜用家人緣偷龍衣敝甚可嗟也臣嘗

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寧朝廷勸戒

有所未孚將風教頽陵終不可復睿心至意形于歎息臣每

求諸臣所以未即建立者誠亦有由蓋古今異儀封爵殊制

因疑成憚遂格詔書禮官既不講求私家何緣擅立且未信

而望誠者上難必責徒善而設教者下或有違若欲必如三

代有冢嫡世封之重山川國邑之常然後議之則墜典無可復之期夫建宗祏序昭穆別貴賤之等所以爲孝雖有過差是過於爲孝殖產利營居室遺子孫之業與民爭利顧不以爲耻逮立廟則曰不敢寧所謂敢於爭利而不敢於爲孝也以爵服承襲之間小違古因放而不復又所謂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諸儒之惑不亦甚乎乃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而翰林學士承旨王堯呂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簽書院事見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於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孫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祔廟別祭於寢自當立廟者即祔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祭寢祭並以世數親疏遷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衆子立而嫡長

六

卷四九一

十一

子在即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旣如奏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又朝廷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更兩赦有詣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視法何如耳錫真州人也 賜念書童子曾天麟等四人出身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九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七口一千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一客戶三百八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七口六百五十六萬四千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九十一之二

